

「外人」之辨

從秦至魏晉數百年服裝變化辨析「外人」

沈盧旭

上海電視大學南匯分校

晉陶淵明《桃花源記》中有三處寫到「外人」：第一處，寫漁人從山口進入「絕境」，見田地、屋舍、河流、桑竹、阡陌、雞犬，「其中往來種作，男女衣著悉如外人。」第二處寫「絕境」中居人跟漁人說來歷：「先世避秦時亂，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，不復出焉，遂與外人間隔。」第三處，寫漁人辭去時，居人囑咐漁人：「不足為外人道也。」

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《語文》（1988年6月2版）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制義務教育新版《語文》（1993年6月1版）對上述第一處中的「外人」注釋為「桃花源以外的世人」。並說其餘兩處「外人」跟第一處「外人」意思相同。權威性的《漢語大詞典》（羅竹風主編）「外人」詞條注釋為「外面的人」。把《桃花源記》中第一處「外人」和第三處「外人」都作為「外面的人」的引例，表明這兩個「外人」跟上述課本中的注釋意思是一樣的。這個沿襲了幾十年的注釋實際是可以質疑的。

筆者認為第一處「外人」不應解作「桃花源以外的世人」，而應解作「塵世（或俗世）以外的人」；猶如今人說某地區的人衣著像從未見過的外國人。

試想：若按原注釋解作「桃花源以外的世人」，那麼，桃花源「絕境」中居人的衣著就跟漁人所處的「塵囂」社會中人的服飾相同，這就削弱了漁人對「絕境」中居人的驚異之感，減弱漁人對「絕境」這個新天地的感受，甚至減弱了後人所說的「世外桃源」與「塵囂」社會的對比意義。

《桃花源記》中實際已寫明居人的祖先是避秦時亂才來此，並與外人間隔，其後人的衣著之類必承襲祖制。這在陶淵明的《桃花源詩》中也寫得很清楚：「俎豆猶古法，衣裳無新制。」據文獻記載，¹秦代男女便服都是窄袖大襟的袍服，男子腰繫革帶，帶端有鈎，婦女腰繫絲帶。這時期男女還盛穿一種繞襟的「深衣」²——「絕境」中的居人的服裝大致是這類古制式樣。

1 見《中國歷代服飾》（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1984年）。

2 「深衣」出現於戰國，並逐漸被普遍採用。它是一種上下一體的長衣裳；它還有所謂「續衽鈎邊」的特點，即將衣襟接長，叫「續衽」，把衣襟的樣式形容為「鈎邊」。「深衣」袖子有大小二式。

而漁人所處的社會是晉代，從秦至晉期間經歷了兩漢、魏，前後約五百年。在這段漫長的歲月中，衣著習俗必然會有很大的變化。以魏晉說，由於政治、經濟動蕩，社會各方面，包括衣冠服飾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例如，上自王公名士，下及黎庶百姓，都以穿寬衫大袖、褒衣博帶為尚。男子服裝除大袖的衫之外，還有袍襦，下裳多穿褲裙。裙式較為寬廣，下長曳地，「凡一袖之大，足斷為兩，一裙之長，可分為二。」腰繫絲綢寬帶。婦女服裝雖承繼秦漢遺俗，有衫、襖、襦、裙，但樣式也以寬博為主，敦煌壁畫上的女子服裝無不褒衣博帶，大袖翩翩。這時期，「深衣」已不被男子採用，在婦女中卻仍然有使用的；只是這種「深衣」的下擺成三角，上寬下尖，層層相疊，謂之「髻」。衣裙之間繫圍裳，從圍裳中伸出的長飄帶叫「襪」，走起路來牽動下擺尖角，如燕子飛舞，所以有「華帶飛髻」的稱譽。此時期，文人的衣著還突破禮教，有袒胸露脯的習俗。文人中還有赤足的，有散髮的，有梳丫髻的，有裹幅巾的。一般百姓的服裝特點：農民著袍服，獵戶戴氈帽，信使戴巾幘，牧民裹綁腿，婦女繫圍裳。這些晉代服裝明顯與「絕境」中居人的秦服不同。從總體來說，秦服古樸，魏晉服裝較為精美稱身合體。

「絕境」中居人的服裝與漁人所處社會的服裝之所以不同，是因為「絕境」與外界長時期的「間隔」，一切都沒有交流。從漁人的角度看「絕境」中居人的衣著，感到像塵世以外的人是合情合理的。

陶氏寫漁人進入「絕境」所見田地、屋舍、河流、桑竹、阡陌、雞犬、衣著這七樣事物中，有的著眼在表現生機勃勃的田園風光，有的著眼於表現生氣盎然的人文風貌；而其中衣著一項，陶氏有心寫其「無新制」，因為相對來說，衣著最能突出地反映社會的生活情趣和風俗時尚。陶氏寫此，是要寄託一種懷古戀舊的情懷和對返樸歸真的嚮往；這也反襯了陶氏對當時身處的現實社會的不滿。唐人王維在《桃源行》中寫「樵客初傳漢姓名，居人未改秦衣服」，是深知陶氏的用意而刻意呼應的。

《桃花源記》中第一處「外人」從衣著來論證，應解作「塵世以外的人」或「跟塵世不一樣的人」。其餘兩處「外人」，是從「絕境」中居人的角度說的。第二個「外人」是指「桃花源絕境以外，從秦至晉數百年間的世人」；第三個「外人」是指「桃花源絕境以外，漁人所處的晉代社會的世人」。